

与双抢有关的词语

王华

生活在南方乡下的每一个人,对“双抢”这个在农业生产中专用的、最讲究时令和滚烫的词语,除了长周期的汗水劳顿和偶尔的血水伤害,还有独特而深入骨髓的体悟,我亦如此。

古稀的草民

我不鄙视草民这个出身。当下,能够拥有山野草民这个名副其实的称谓,还很难。户口迁出来了,根还在一个叫仁冲的地方。山野草民而年逾古稀的父母,双双坚守乡下的那几丘水田,几分山地,默默耕耘,鸡犬相宁,怡然自乐。就是现在,他俩做不动了,由农业生产的葡萄劳动力演绎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守望者,他们宁愿请工、请机械(收割机),也不愿意荒废那几亩奴役人、喂养人的水田。

赖以生存的水稻,一年种两季,七月早稻成熟,收割后,得立即耕田插秧,务必在立秋左右将晚稻秧苗插下。晚稻插下后得六十多天才能成熟,八月插下十月收割。一个日子有一个日子的珍贵。如果晚了季节,插下去的晚稻秧苗分不出穗,收成要少好多甚至绝收。母亲常言,“插了晚稻过八一”。流火的七月,抢收抢种。特别是繁星浩渺的晚上,父亲、还有父亲的父亲,赶着那头刚分娩不久的老母黄牛,带着温柔的吆喝,将月光、星影踩在水田里,抢时间平整水田,一般要劳累到晚上十二点才牵牛上岸。牛回栏,享受着最高礼遇,母亲要磕破三到四个鸡蛋到竹筒里,加上浸泡的黄豆,喂给母牛进补,继而,扬上几把从梯田坝埂子上割回来的青草,供母牛食用。双抢的季节,畜生跟人一道,都是没日没夜的。

搞了几十年双抢的父母,现在依然种植水稻,不同的是,由过去的双季稻调整为一季稻,人老体衰,在抢种和抢收的时候,花费上千元的工钱,雇佣乡邻帮工。这对古稀的草民,定置管理手下的肥田熟土,只要不亏本,就有搞头,逢年过节子女像候鸟一样从不同的城市赶回来尽孝,吃的,带的,都是自己产出来的,心里踏实。每次邀请他们进城暂住一段时间,答应来,说只能来一个,家里还有一堆农事需要打理。来了,住不了几天,就要回去,说我们都一把年纪了,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人生最后一口

气,也要咽在祖籍的屋檐下。

蒔田

搞了十几年的双抢,我很惭愧自己至今不会蒔田。

“田家少闲月,七月人倍忙”。插秧,我们当地方言中称之为“蒔田”。“蒔”者,移植也,即把秧苗从秧田里移植到犁耙平整的水田。蒔田是个技术活,集体经济时代蒔田与耕田都是拿最高工分。

我参与双抢,已分田到户。黑咕隆咚,天未放亮,我们跟随父母挑起簸箕去了秧田。右手抓秧,左手虎口朝下接住,紧贴水面在水中有韵律的抖动,齐齐扎扎一把绿秧,平整的底部,一线白边。右手从前方的秧苗上抽出一根稻草,左手拇指贴秧按住,右手一绕,一拉,“刷”,秧把在空中发出一道弧线,落在簸箕旁边。赶在凉爽的拂晓时分扯好上午蒔田要用的秧。秧苗青葱,蓬勃欲出,好似一张张绿毡子,铺在水中,漫向天际,煞是可爱。锤炼了好几个双抢,自己扯秧的功夫倒是一个熟能。

对于蒔田,只晓得要横看竖看斜看一条线,整整齐齐,苗与苗之间的宽度均匀。蒔田时拇指、中指、食指三者要巧妙配合,用力得当,既不能深,也不能浅。深了不发棵,浅了易浮起。半亩方田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齐腿肚深的水田中,弯着腰,一俯一仰,好似鸡啄米,不停地往后退,泥浆从脚下发出“咕叽、咕叽”声,“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多年以后,我就觉得布袋和尚这首诗是在深度体验之后写出来的,耐人寻味。一到中午,气温高达40℃,上面太阳炙烤,下方热浪滚滚,脚下水温滚烫,热汗直冒,过了几个小时,身上起了颗粒状的盐分,浑身燥热,腰酸背痛。其实难受的,还有蚂蟥。蚂蟥一听到水响动,就闻声而动,吸附在你的腿上吸血。抢季节的农民,除非是蚂蟥咬痛了自己才会把它捉下来。蚂蟥的身子被拽得长长的,拉开后,伤口处会淌出一大滩殷红的血来。

我对于高强度的双抢,有一种憎恨。在农村里,男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要逐渐学会干农活的全流程操作。关于蒔田,父亲一直没有强加于我去学。他一直告诫我:在一山,就唱哪一山的歌。不想学蒔田,那发

狠读书就是你唯一的出路。我一直较劲,1992年中考以衡阳县第6名的成绩考上师范,这年的双抢父亲特别开心,只让我扯秧,丝毫不提学蒔田。“细伢子盼过年,大人望蒔田。”蒔田对过日子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只可惜我这个门外汉不能体会出来。

乡间的阡陌,金黄的,是等待继续收割的早稻;泛青的,是蒔下去已精神抖擞的晚稻秧苗。“千犁万耙,不如一夜早插。”走在乡间小道上,白蝴蝶、红蜻蜓、知了、黄狗在热浪中自我悠闲,关系再好的邻居也只是点点头,一门心思赶路,脚板咚咚通往田间。

守谷

晒谷场是集体劳动年代的产物,一个生产队均有一个,一般都辟设在通风好、日照时间长地方。仁冲的晒谷场就在我家的后山背。起初是石灰整的底子,后来才捣上水泥。夏季早稻收割后,新打下的散发着青草味的谷子,男劳动力一担一担,扁担往肉里扣,挥汗如雨挑起来倒在晒坪上。专管晒谷子是粮食保管员和妇女们,用有着粗孔的谷筛,先筛一遍,把碎草和稻草去掉,然后晾在晒谷场。白天,太阳用它的热量收走了谷子身上潮湿的水汽,金黄的谷粒儿变小、变脆、变白,放在嘴里一咬,“咯嘣”一声,崩出一粒白米,表明谷子晒干了,好归仓了。最后,还要用播谷机,将健壮的粮食和瘪空的秕谷分开。

粮食是珍贵的。没有晒干的稻谷,码成堆,盖上薄膜和稻草,打上印记,晚上要派人值守。守谷一般是小孩愿意去干的事。摊开一张席子,仰望着天穹和繁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一伙人,无所不谈,包括理想和隐私,没有禁忌,毫不设防。凌晨过后,大胆一点的孩子,跃跃欲试,趁着风高月黑,惦记着相邻生产队西瓜地里滚圆的西瓜。我们派出身手矫健、动作麻利的代表去顺藤摸瓜,摸上两三个,到井水里浸泡个把小时,再搬回晒谷坪集体享用,没有刀子,索性就用拳头打开,西瓜皮统一丢进山林里的茅草丛。寻常百姓人家调皮娃;清风明月守谷偷西瓜。这么多年,我们守谷的那伙人都对偷西瓜的事情守口如瓶,关系甚好,轮上哪个乡下做红白喜事,还要聚聚,斗个人情份子。

在水之湄话大堡

崔建华

如果留意,会发现很多人将常宁西北部、湘江南岸边的“大堡”称为“大铺”。翻阅《同治常宁志》,发现该地在当时的记载并非“大堡”或者“大铺”,而是“大浦”——《同治常宁志》“卷三·市亭篇”记载,“大浦市,县西七十里。”当然那时的“市”,其实就是治理市政的处所,属于有规范管理的集市而已。《同治常宁志》中就记载有蓝江市、官厅市、马王塘市、大浦市等,这些墟市至今仍然存在,只是当年之“市”而今已唤作集市或乡镇。但因为“堡”“铺”“浦”的出现,湘江边的大堡也平添了些许神秘色彩。

“堡”,是个多音字,《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三个读音,分别读作“bǎo”“bù”“pù”。读“bǎo”时指堡垒,同时也是稀有姓氏“堡”姓的读音;读“bù”时则指有围墙的村镇、村庄,譬如历史上著名的瓦窑堡、吴堡等等;读“pù”时则通“铺”字,纯指地名,如十里铺(在浙江)、五里铺(在湖北),就可以写为十里堡、五里堡。只不过常宁方言中的“bù”与“pù”难分,外人往往不知所措而傻傻分不清,当年徐霞客从湘江乘船经过时,记载当地地名也就是用的“大铺”。公元1637年(明代崇祯十年、丁丑年)的农历三月初七,他从河洲溯湘江而上经过大堡时写道:“初七日,西南行十五里,河洲驿。日色影现,山冈开伏……又三十里,过大铺,于是

两岸俱祁阳属矣。”那时由湘江一过大铺就是祁阳,缘于当时尚未分设祁东县。

“铺”,则是古驿站系统的重要一环,亦称铺驿、递铺。《金史·世宗纪》载,“上谓宰臣曰:‘……朕尝欲得新荔枝,兵部遂于道路特设铺递。’”金世宗是金代第五位皇帝,估计和杨贵妃一样爱吃荔枝,竟然靠铺递来快速运送这种南方水果。清代黄六鸿著的《福惠全书》则讲得比较全面:“夫铺递之设,盖以供送各衙门之公文者也。有本州县申报上司之文,其在冲途,有彼省传送邻省,及京部院之文,每昼夜须行三百里。凡所到地方,铺司于公文套上填明某日某时到,即为前送,如有稽迟擦损,定行查究,此定例也。”也就是说,铺递主要任务是传送公文,其中上报市州、跨省及进京的公文还要日夜加班传送三百里。关于常宁的铺递,《同治常宁志》称,“本县所辖铺递十二处,创自明洪武初。正统七年,知县赵忠重建。成化二十一年,知县谢廷举重修。总铺铺司五名。东路三铺:总铺起十五里至金塘,十五里至东冲,十五里至沙江(各四名),十五里至耒阳县界;南路五铺:总铺起十里至大陂(四名),十里至长冲,十里至黄茅(各三名),十里至石盘(四名),十里至弥勒(三名),十里至桂阳州界;北路三铺:总铺起十里至玉水(五名),十里至蓝田,十里至柏坊(各四名),十里至清泉县界。”从

中可见由明洪武至清同治数百年间,大堡都无作为铺递的记录。“大铺”可见并非铺递,也许就只是个大铺面较多的集市而已。

“浦”,则指的是水边或河流入海处。譬如长江边的南京浦口、长江与黄浦江边的上海浦东、台湾海峡边的福建霞浦等地,都因此而得名。《同治常宁志》中,无论是地图还是文字记载,都称今日大堡为“大浦”,估计就源于此,这亦可算是对在水之湄的大堡最有说服力的命名缘由。

地名总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变,并记录着时代的印迹。湘江南岸的大堡,无论是称“大铺”还是“大浦”,都一直被本土和外来游子们广为传颂。清雍正时邑文学、孪生兄弟王国典与王国甲就在大堡留有诸多的绮丽诗篇,王国典曾惊艳于大堡的玉荷山,称“风清涧曲花三径,雨打溪声钓一湾。”王国甲则在《湘浦歌》中称:“湘浦鸿雁秋,鸿雁不须愁……北流入大江,吾得及时游。”如今大堡麻洲岛上,仍保留有新宁故县遗址。唐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当时新宁县(今常宁市前身)县治即设在麻洲岛上,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新宁为常宁之后,县治才离开麻洲迁到今日宜、潭二水交汇处的城区,千年古县的往昔,也是沧海桑田——倒是在水之湄的大堡,真还值得人们去及时游玩和凭吊访古!



夜宿石船山庄

刘谨慎

不是今夜的孤单——
才走出石船山庄。
多少飘泊的游子,
独在异乡,
千年的月光映照石船枫马,
当年夫子赴京殿试烟消云散。

才子栋梁——
郑州浪酒一杯,
沉重的行囊踉跄返湘。
悲哀的崇祯梅山赴难,
明朝的万子万孙江山
在农民起义中沦丧。
落泊的举人心灰意冷,
无论天晴下雨,一双木屐,一把
雨伞,
自称明朝遗臣永远隐居江南。

清风有意难留我,
明月无心自照人。
还在草堂,
当年的壮士遗像依然肃目耸立
永远不会弯曲的脊梁。
当年的文人,
什么模样?
石鼓烟雨,
雁阵惊寒。
世代轮回,
寻找故乡。

曲兰的道路曲径通幽,
船山的荷塘月色梦中留香。
家国的湘莲,
伴随丝绸之路通往他国异乡。
船山的童谣轻吟浅唱,
壮士的美名世代流芳。
留下800万字巨著,
这是亘古未有的中华遗产。
疲惫的夫子76岁在湘西草堂留
下脚步,
谁会明白夫子的忧伤?

今夜的月光还在头上,
一样的情思,
伴随着一垅荷花,
悠然飘香。